

和朋友圈里的美食家一样,姚叔那天也晒了一组他烹制的本帮菜肴,我照例点赞,于是收到了他的呼应:“油,是上海人的家底;酱,是上海人的气场;甜,是上海人的精致。记住,有一种味觉叫上海甜,活色生香上海甜……”

上海甜

章慧敏

她们旗袍上绣的花、缝的边都格外地花工夫。”

我人小嘴馋,光顾吃了,哪里在意外公的形容?可在前不久的一天,电视节目正在播放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的访谈,我问95岁的老母亲认识她吗?老母不假思索地说:“黄宗英怎么不认识?甜姐儿啊。”我一惊:岁月的橡皮擦几乎抹去了她老人家残存的记忆,没想到她却记得“甜姐儿”这个名词。或许老妈并非听得懂访谈的全部内容,

但她记得的是一代女人身上的“上海甜”,那是美丽、才气的代名词。外公形容南翔小笼是“上海女人”不也暗合这层甜意?

姚叔说他学烧上海菜的原因是现在挂着自己帮菜的餐馆已很少能吃到一口正宗的“上海甜”了,于是才自己动手,他要还原“上海甜”的真髓。还真是,“上海甜”做不来假,没喝着几口曾经飘散着漂白粉口味的黄浦江水,那是辨别不出它的与众不同的。这番话并不夸张,每个地方的甜味都有自己的风情。比如苏州人蘸椒盐油都要用甜津津的虾子酱油,餐厅里的蜜汁火方、松鼠鳜鱼都离不开一个甜字;而下一站的无锡,有着全中国独一无二的特色:和甜字紧密相连的无锡小笼包……甜,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性格和符号。



早些年,食品供应匮乏,但上海人在简陋的餐桌上依旧能寻找到幸福感。几块精心烹制的红烧大排,一碟家常烤鸭,或是一碗赤豆糖粥,都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因为这些食物中加入了“上海甜”。甜,可以调动一个人的欢乐情绪。

于是,朋友来沪,只要由我做东,我无一不带领他们去上海的本帮菜馆。我当然知道“上海甜”不是每个人能接受的,特别是来自北方的友人,有的甚至还讨厌菜肴中放了糖一起烧煮,可我们就是一厢情愿,希望友人们不要和内涵丰富的“上海甜”失之交臂。我想告诉他们,上海人家在缺少茶叶和牛奶、咖啡的年代,只要家里来了客人,一杯加了糖的开水是他们待客的最大诚意。这样的“上海甜”与贫富无关,就是一份情怀,让人感受到甜甜上海温度。

我的一位小朋友说,在烂漫的小区里散步,随时能闻到空气中的甜味,那是面包机或烤箱里传出的新鲜出炉的西点香味。上海人家并不张扬,也不热络,却又始终跟你近距离地在舌尖上聊家常。这样的甜味太可爱了,我在朋友家亲眼看见一男士在热腾腾的咖啡杯里滴入几滴我叫不出名的洋酒,唇齿留香的效果立马显现。

有关“上海甜”的生活小景随处可见,依我之见,这就是一座城市的符号和特色,就如姚叔理解的上海菜:凡是浓油赤酱的菜,必定是以上台面的大菜……是啊,上海菜离不开“上海甜”,“上海甜”又撑起了上海菜的精神,甜酸苦辣之中,甜,是最有包容性的。



鸟儿枝头乐(摄影) 叶奇

拜读邓伟志先生的《博览群书》,觉得用心良苦、耳提面命,似战鼓咚咚,催人学海泛舟、书山攀援。然而,我却以为,在知识如海啸般迅猛袭来的互联网时代,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对书本阅读的张力,不必如此紧锣密鼓:与其广泛通读,样样“通”,好似全科医生,不如断其一“指”,专攻一端,成为一览众山小的佼佼者、独行侠更为实在!

重提两位大家。一位是“一叶而知天下秋”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植物学家吴征镒。1951年,朝鲜战争正烈,当时35岁的他,在遍地无数形态类同的落叶中,一眼发现一片只有北美才有的树叶,研究追溯,揪出美军在朝鲜搞细菌战的实证。另一位是蚂蚁研究专家唐觉教授。1983年11月,日商愤怒指控北京大华衬衫厂出口的包装纸盒中竟有蚂蚁爬行,全数退货。在国家及企业声誉、经济受损的当口,唐觉教授用3天时间判定那是伊氏臭蚁,中国绝迹,只产于日本,从而迫使日方认错并以增量进口完胜。我的天!这是何等专一、何等明晰,足证“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和魅力。然而,我又遐想,若当时让两位专攻不一的植

物、昆虫大家易地应对,不会有现在这般因各具本行独门的真知灼见而迅即峰回路转的喜剧结局吧!

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意思很明晰:学习或曰读书,在

一生考“攻”一件事

黄柏生

强调原则性、普遍性的同时,也该关注选择的必要性。我以为,吴、唐两位即使茫然于量子纠缠对立守恒定律,鲁迅或钱锺书压根不关注冥王星与太阳系的归属,陈景润把哥德巴赫猜想算到1+2衍成陈氏定律,却完全不具备区分八种基本粒子的



边看边聊

见识,等等,这与以上几位成为卓然大家,会有任何剥蚀?上海新锐女作家祝羽捷的《万物皆有欢喜处》一书,以独特的视角,遴选并细致精准地记述了45位“一招鲜,吃遍天”蔚成洋洋大观的各色工匠。如许令人肃然起敬的匠师,论“博览群书”,大都不入列,然而,他们一以贯之的极致的专攻,以对自己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力呈完美地予人,在升华自己产品中享受精神的愉快和时间的滋养。难

道这与书本阅读的提升与快感有根本的高下、层次之别?

我老家有一表兄,今年97岁,与甬籍商神虞洽卿邻近且幼年同样贫困,只读过三年“雨书”。那时家境困窘的孩子,晴天随父母下田或下海,雨天才入塾读书。他壮年养蜂直至退休,除台湾、西藏,足迹遍及全国。他记忆过人,待人热诚,举凡各地风土人情、传奇典故、医疗保健,至今念兹在兹、如数家珍,熟人见了,叫我老师而尊他为“老法师”。相较之下,让我这个学历或“博览”远胜于他的退休教师自惭形秽。于是,我又认为,所谓“阅”,并非只限“群书”一端:“阅人”或“阅世”无数者,社会经历丰富,处事应对不凡,你能否认这生活的百科全书或许是一种更鲜活贴切的能类比的功效?

总之,雁过留声,马过留印,一生专注地研攻一个行当、一件事,毕其功于一役,即如吴征镒、唐觉、陈景润般,不就活出滋润、活出奉献、活出鲜活、活出光彩?当然,我全然没有反对空闲时,兴之所至,学海泛舟、书山攀援,甚至津津于“量子纠缠对立守恒定律”和各种物质的基本粒子的上下求索。

图文并茂的《玉荷隐语》

刘茂业

年前购得一部四川大学出版社影印本古籍《玉荷隐语》,隐语,即灯谜的古称,《玉荷隐语》(附《群珠集》)收录清人费源创作的灯谜105则,最早见刊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这册巾箱本的灯谜小书,版式新颖别致,它一页一谜,正面为谜面,背面不仅刊出谜底,而且还配绘暗切谜底的图画,真是谜中有画,画中有谜,图文并茂。费源,字星田,号茗南布衣,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他创作和收集灯谜甚多,有“谜窟子”之誉。费源的谜作典雅精巧,韵味十足。请看看书中的几则用典谜:“九世同居”(打《诗经》一句)打“维其忍之”,谜面典故可见元朝吴亮的《忍经》:“张公书九世同居,唐高宗临幸其家。问本末,书‘忍’字以对。”张公一家九代人居住在一起,唐高宗到他家,问九代人能居住在一起的原因,他以“忍”字作答。谜底出自《小雅·小弁》,“维”本为助词,“忍”原意是“残忍”,现在别解作“只是一个‘忍’字”,扣合谜面,恰到好处。“误笔成蝇”(打《诗经》一句)“曾不知其玷”,谜面说的是三国曹丕绘画技术十分高超,在屏风上作画时,把因国笔而成的污点画成苍蝇,连孙权都信以为真。玷,污点,谜底解释为“竟然不知道它是污点”。“以羊易之”(打字一)“罕”,谜面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惠王见人将要杀牛以血涂钟行祭,于心不忍,命令用小的羊来替换大的牛,谜底解释成“代替牛”。

《玉荷隐语》所附《群珠集》辑谜202则,汇集当时谜界“诸同人所作”,名作颇多。如:“朝为越溪女”(打《易经》一句)“施未行也”,谜面出自唐王维《西施咏》: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谜底别解作“西施尚未出行”;“胆大如斗”(打《诗经》一句)“维其有之”,谜面说的是三国姜维,谜底“维”借指姜维;“国土无双”(打四书一句)“何谓言”,谜面为“汉初三杰”中萧何对韩信赞誉,谜底解释作“萧何说韩信”,等等。

《玉荷隐语》在灯谜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后人评价甚高,如清末民初灯谜大家张郁庭称其“选择精审,为一代名作”。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和此书也有故事,2011年在北京举办的某“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他题签并钤印的线装四册一套《玉荷隐语》,以五万五千余元成交。胡适的题签是:“己巳元旦,送给叔永、莎菲,祝他们新年快乐,并纪念我们当年做谜猜谜的乐事。适之十八、二、十。”己巳元旦,即一九二九年的春节,叔永、莎菲,即祖籍湖州的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胡适赠谜书给友人以及他们“当年做谜猜谜的乐事”,已成为谜林谈助矣。



鸟儿枝头乐(摄影) 叶奇

七夕会

去年春夏之交,我尝试了一趟艰苦而又愉悦的“夕阳红”之旅。从古城西安乘坐“哑当、哑当”的绿皮火车一路向西,出陕西,经宁夏、甘肃,一直到达新疆天山的乌鲁木齐、吐鲁番一带折回,整个行程12天。莫高窟之煌、鸣沙山之奇、天池之美、嘉峪关之雄……如果说祖国西部山川地貌之异让我开了眼、石窟佛宝之丰让我动了情,那交河故城之遗迹,其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印迹让我震撼。

至今仅保存了两千多年,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保存得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遗迹。我们从南面宽阔的上坡步道进入交河故城,到处是大大小小、土黄色、土堆、土墩、土丘、土柱、土疙瘩、土洞、土坑、土径,这与我想象中的古城不同,感觉好大一片废墟。但这里的遗迹在史学、文化和考古等方面,极具珍贵价值,是悠悠岁月遗存给今人的宝贵财富!交河故城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丝绸之路廊道路网中的一处遗址,还由

斯丹三国联合申遗,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交河故城,位于新疆吐鲁番市西郊10公里牙尔乃孜沟两条河交汇处。建在30米高黄土塬上的交河故城,东西环水,状如柳叶。这里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城郭诸国之一的车师前国都城,也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交河故城是公元前2世纪至5世纪由车师人开创和建造的。由于战略位置重要,连年战火,交河城毁损严重,终于在1383年消亡,走完了它的生命历程。交河故城的大部分建筑物,基本上是用“减地留墙”方法,从

高耸的台地表面向下挖出来的,整座城市就是个庞大的沙盘雕塑。一条长约350米的南北子午大道,把故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内的市井、官署、街巷,以及作坊、民居、兵营、藏兵壕等现在都能找到。交河城的建筑整体是个巨大的军事堡垒,一座城郭仿佛穿着铠甲的战士,这不禁让我想起唐人的诗句:“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游交河故城,有个不会被忽略或者说绕不过的遗迹,就是官署旁台地附近的婴儿墓群。这个未解之谜流传着各种猜测,也是我在游览交河故城后对历史悬谜的沉重思考,我感慨被岁月风雨湮没的生命之殇……

旅游

旅游

买的那些香蕉多了一种安然的味道。而那个后来去买的人,并不知道得益于她一念之间的成全,想到这

给别人留个机会

李云杰

里,心中如同盛开了一朵莲花般美好。其实,人生作出的所有选择,哪个不与念头有关呢?当能双赢时,自私,还是利他?一念此岸,一念彼岸。一个个念头连缀起来,勾画出一条条人生的轨迹。而一些重要时刻的关键一念,有时候改写的,何止是自己的命运?守住当下,不管外境如何,小心呵护每一个善念的火花,有了它,就不会迷路。

如今,这第三次,他的眼睛被疾病夺走了光,只剩下渴求。望着他无力的挣扎,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他紧握住我的手,浑身颤抖着。我唯有无奈地落泪……

一路向南

陶陶

着它朝着远方的夕阳赶路,一步步,高傲而坚毅。他是把生命献给艺术的人。我听过他十年如一日住在动物园写生的经历。他搬个小板凳,支起画板、拿着笔,沉心静气,一坐就是一整天,把动物当作朋友,满眼流露出知音的“懂”。所以了自然与人性的双重灵性而熠熠生辉。他的精神永不会衰竭。它将凝固在作品里,被时间珍藏;他为艺术的献身精神流淌在学生们的身体上。他对我

的愿望已变成一股清泉,载着我向前奔流。即使他的生命正走向尽头,他的艺术生涯就此终结,他仍会站在这里,在每件雕塑作品中继续年轻,永远意气风发。这样的生命何曾不是一路向南的呢!我的作品展出,在我们全家特地赶去。他西装革履站在人群中,金色的光束照在他的脸上,他神采奕奕,时间定格在聚光灯下,他见到我很高兴,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今天是小蛇,明天将变成腾飞的龙!”

